

丰子恺笔下的“别样春”



图1《旧时王谢堂前燕》



图2《春光先到野人家》

山西阳泉 李喜庆

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。春暖花开，姹紫嫣红。春意盎然是多么令人惬意。因此，古往今来的画家们都喜欢画它，赞美它，希望它长驻人间。而中国

“漫画之父”的丰子恺笔下的春天却别有一番风味。丰子恺从小在浙江崇德乡下读书，丰富多彩的农村生活使他的画很接地气。在他的笔下，春是那么的诗意、谐趣，寥寥几笔间，勾勒出他眼中的春景，春草绿，花儿红，垂柳飘飘，人在春中行。让我们一起走入丰子恺的画里，去体味他眼中的那份春意盎然吧。

丰子恺笔下的春天，是门德尔松的音乐，轻松，欢愉，可以暂且忘记烦恼。“春在卖花声里”，只要还能活泼地生长着，便是最好的春天。在他的笔下，春天最常见的意象是杨柳。因为作者喜欢杨柳愿意伏首，望向自己的根的谦逊，所以他的春天画中，总有一抹绿柳在。有时柳作景，更有人间烟火气。有时人立柳梢头，无论是闲谈还是静坐，都多了一份温吞和谦逊。如《旧时王谢堂前燕》(图1)，高大的松树，郁郁葱葱，婀娜的杨柳，绿意依依，过墙的杏花，争芳吐艳，天上两只燕子，展翅翱翔，墙边一身穿白衣黑裤的女子正在竹竿上晾晒衣服，身后一身穿蓝袄的孩童把衣服递给妈妈晾。右上角的题词选用唐代刘禹锡《乌衣巷》诗句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。虽题的是古诗，却画出了寻常百姓家的春天。在他的笔下春天，也爱画上春日飞花。绿柳衬红花，是他画里的浓墨重彩。丰子恺对柔弱易逝的花，有一种怜惜之情，他将人们逐花的场面画了下来，是为了将它们留在记忆里。如《春日游杏花吹满头》，春天里，崎岖的山路上，一家人正闲适地走着，两旁的小山上，一边是垂下绿丝绦的柳树，一边是红花缀满枝头的杏花，杏花开得明丽，片片胭红拂在行人头上。好一幅春意盎然图。

丰子恺笔下的春天，不仅停留在公园闹市，而且也会出现在偏僻的山野村寨，他笔下的春天不是从日期的递进中得知，不是从他人的感慨中得知，而是在

自然的每一处微妙变化中感受春的到来。如《春光先到野人家》(图2)，远方一座山，近处一道坡，坡上一草房，房前一树花。女儿一手拉着父亲，一手指着红花，母亲则趴在窗口，笑看观花的父女。左上角题词是“春光先到野人家”。画与款相辅相成，珠联璧合，相映成趣，其中寓意，令人遐思。

丰子恺笔下的春天是儿童的乐园，充满天真。在他的笔下，春天里的小朋友，会折杨柳，逐飞花，扯着长线放纸鸢，也会煞有介事地挖土、提水来种树、浇花。万物复苏的时节里，他们对新生命好奇又尊重。这不禁让人想起袁枚的那句“儿童不知春，问草何故绿。”其实天真如孩童，他们便是人间春色。如《东风浩荡扶摇直上》(图3)，绿草茵茵，春意正浓，几个放学归来的儿童正在放飞蝴蝶风筝，两个戴着红领巾的孩童，拉着线绳，将蝴蝶状的风筝，缓缓地放飞到空

中，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们的面容，我想一定是充满好奇、惊喜之情。而面对的一个孩童，面对升空的风筝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，脸上充满了惊喜的神色。右上角的题词“东风浩荡扶摇直上”写出了春天里儿童们勃勃向上的生机。这幅画虽仅寥寥数笔，但不失为一件精品，充满了童趣和天真。

丰子恺笔下的春天是勤劳的，是播种的春天，希望的春天。在他的笔下，春天不仅仅是玩乐，还有春耕，还有勤奋，春日惹人倦，春耕亦不休。如《杨柳岸晓风残月》(图4)，一轮弯月，高高挂起，风吹杨柳，哗哗作响，两位戴着草帽的农人，正弯着腰在水田中干活。右上角的题词选用宋代词人柳永《雨霖铃》里的著名写景诗句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，却没有多情人离别的风花雪月诗意，有的是农人为了收获，为了希望，在田间不知疲倦地劳作。



图3《东风浩荡扶摇直上》



图4《杨柳岸晓风残月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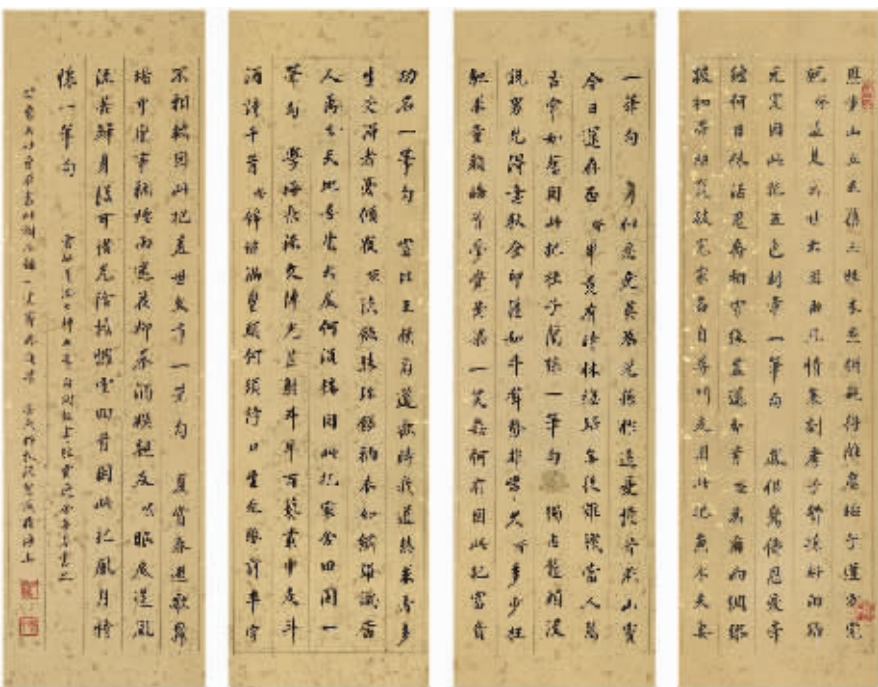
吴永楷书四条屏《七笔勾》之溯源

陕西宝鸡 王英辉

吴永乃晚清宦海一普通官吏，政绩并不突出，但在生活中，他却先后娶了两位身家显赫的妻室，第一位是曾国藩的孙女、曾纪泽次女曾氏，她因病去世后，吴永又续娶了盛宣怀之堂妹盛氏为继室。两位夫人来头都不小，带给他的财富与人脉不言而喻，他与妻子的故事虽名不见经传，但从其书写的一件《七笔勾》四条屏(见图)，我们似乎能感觉得到年近花甲之岁的他，在朝代更替，爱人辞世后，那一份苍凉的心绪和情感。

吴永(1865—1936)，字渔川，一字盘公，盘庵，号观复道人、显光居士，室名观复斋，浙江吴兴人，直隶试用知县，因办理解洋务，为张荫桓所赏识，调补怀来知县。民国初年曾任山东提法使，民国十六年(1927)出任国务院秘书。

吴永在历史上颇有点微名，皆缘于他在光绪庚子国难中的殷勤表现，当年八国联军打到北京，慈禧与光绪仓皇出逃，一路颠沛流离，狼狈不堪，威严尽失，行至直隶怀来县境，在义和团包围之中的地盘上稍稍缓口气，便看到了迎驾而来的知县吴永。自此，他随驾左右，小心侍奉，得到了两宫的赏识和信任。辛亥革命后，胡适等学者倡导社会名流撰写回忆录，保存濒临湮灭的史料，在这种大



环境下，作为庚子“西狩”亲历者的吴永，便口述昔日见闻，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《庚子西狩丛谈》一书。吴永虽非翰林出身，但是一生酷好书法，学董其昌三十年，得其神韵，几可乱真。

该组楷书四条屏，洒金纸本，63×19

厘米，内容为明代莲池大师著名的《七笔勾》全文。文后两行款识为：“云栖莲池大师七笔勾词调寄驻云飞，余每喜书之。公鲁大侄曾求书此词，今录一通，寄与诵读。壬戌初秋，渔翁识于海上。”首帧右侧上下及署名后共钤盖“妙吉祥”

“常寂光室”“老渔”“显光”朱文印鉴计四枚。笔势秀美，书写隽正，不愧为精心佳构。此处“壬戌”，当为民国十一年(1922)，吴永时年已是57岁。从“常寂光室”印文来解读，此时的吴永已心向三宝，常寂光，是西方净土，而常寂光净土，便是成佛住的地方。常寂光室，亦是佛法界，不是世间法界。

莲池大师，明代四大高僧之一，本名沈祿宏，浙江杭州人，系书香世家。后世学者考证后发现，沈祿宏是结过两次婚后才出家为僧的，其第一位妻子临盆难产，母子俱亡；伤痛之余，他奉父母之命不得不再娶，以延续香火。除夕之日，妻子捧茗至，茶盏刚搁在桌面就莫名其妙碎裂了，见此状，沈祿宏便笑道：“姻缘不散之理！”第二年，他即决意出家，诀别妻子之际曾云：“恩爱无常，生死莫代。吾往矣，汝自为计。”出家后的莲池大师，四大皆空，万念俱灰，孤灯黄卷，虔心向佛，诵经之余，写下广为传阅的《七笔勾》，要把对世间功名前程的追逐、儿孙亲友的牵绊、身家财富的不舍以及缠绵情爱的眷念统统一笔勾销。

吴永大概读罢先辈的《七笔勾》而滋生了许多感慨与顿悟，进而联系到两人均有两段婚姻，且都是读书人的身份，所以时常总喜欢书录以遣兴，有公鲁大侄子现今索书，遂信笔写下这篇通俗易懂的文字，馈赠给他诵读。